



貞觀政要卷第八

論務農三十

部文  
號六三第

論刑法三十一

論赦令三十二

論貢賦三十二

論興亡三十四

務農第三十凡四

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爲本人以衣食爲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爲本夫不失時者夫音扶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

靜清本作淨下  
戈直之按同

貞觀文

卷八 慡農

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難去聲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亾隋

之轍。

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易如字然

在初則易。

以或切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

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爲，則

人樂。

音洛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勉已自勵。

耳

人不之人依本文夫之訛

愚按太宗之言曰：國以人爲本，人以衣食爲本。營衣食以不失時，爲本。人不失時，以入君簡齋爲本。竊嘗因其言而推之，舜之固遊于逸，萬邦咸寧之本也。禹之克儉，于家湖南暨聲教之本。

也。湯之不邇，聲色表正萬邦之本也。文王之不敢盤于遊田，懷保小民之本也。自古興王之君，未有不淫侈多欲者也。至哉太宗之言乎！其可謂知本者矣。雖然，言之非艱，行之爲難。太宗既以隋之崇侈宮室爲鑒矣，而復有飛山翼微之作，既以隋之窮兵黷武爲鑒矣，而復有高麗西域之師。魏徵曰：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王珪曰：在初則易，終則實難。然則向非二臣之言，又豈能始終踐言也哉？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呴曰：人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

見文丘

卷八 務農

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爲災

林氏之奇曰夫天災可以至誠感不可以人力勝太宗掇蝗而吞之不忍民受其災其害自息明皇遣使捕之欲以人力勝天而其災愈甚天人之際豈不甚明矣哉

愚按昔成湯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身代犧牲是不自有其身矣夫千金之子猶知愛其身人君以一身履九五之尊位崇高莫大焉此身爲何如也惟能知吾之一身億萬蒼生之身也則凡吾赤子之痒癉疾痛舉切其身矣太宗念蝗之爲民害取而吞之曰寧食吾肺腸與湯之身代犧牲皆不自有其身者也其感天心也

安哉漢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聲冠去一月爲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聲平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家用一月爲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斃失

愚按夫子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時謂農隙無事之時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夫朝廷之上宮廷之間行儲君首服之禮固未至於使民而奪其時也而以追兵備儀妨農而止此太宗之心一念在民而不敢少弛也推是心於天下天下其本者乎

謂清本作爲

常清本作嘗

六事見荀子大畧篇及諸書

賦清本作役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  
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爲本人以食  
爲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  
斯朕爲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爲奢侈  
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  
使比屋之人比音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  
鄉間之間少敬長少去聲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  
下皆然令平聲朕不聽管弦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樂  
洛

愚按論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釋者曰庶而不富則民生  
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  
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孟子之  
告梁惠王亦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寬  
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皆  
三代盛時所以王天下之道也太宗謂朕欲  
賜天下人皆富貴省徭薄賦不奪其時恣其耕  
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間之間咸知敬順  
此則貴矣斯言也與孔孟之言同一揆也雖三  
代之治何以越此然貞觀之時亦云庶且富矣  
固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數亦云至矣朱子則  
謂其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  
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太宗其能然乎愚謂  
太宗之言仁言也貞觀之政善政也孟子曰仁  
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使太宗知此而力行之則所謂樂在其中者又當何如哉

刑法第三十一凡九

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售音受賣也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當去聲增秩賜金卽姦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今三公九卿三公見任賢篇註唐制九卿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府寺卿掌財貨廩藏貿易皆有少卿以爲之貳卽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

辟音闕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幾平聲舊本自太宗又曰以

愚按昔舜命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蓋帝王之治以教爲先刑者不得已而用之以弼教而其心則期於無刑也然明刑之要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允者有以當於心理官之所重者在此而穆伯訓刑尤切切於其審克之一譖正奏讞詳審之

公良直善據本  
文當作公直良  
善

謂也。王珪謂必選公良直善之人，斷獄允當者，  
增秩賜金，而太宗又使宰相及尚書九卿議之。  
固宜。致刑措之盛也。夫唐虞之世，期於無刑，成  
周之隆，至于刑措無刑，尚矣。刑措亦王者之極  
功也。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史臣皆以幾

致刑措美之，自漢唐而論，可謂仁君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sup>比</sup>音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sup>平聲</sup>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窺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

愚按：人臣謀逆，此以下而叛上也。奴告其主，是亦以下而叛上也。已惡人之叛上，遇使叛上者，得逞其志，是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太宗詔自今告主者勿受盡令斬決。斯言一出，固足以感格

天下使無叛

上之事矣

貞觀五年，張蘊古爲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sup>相好並</sup>  
<sup>去聲</sup>同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鞫其獄，<sup>令平</sup>蘊古密覩其

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覩其旨，仍引與博戲。持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爲法官，與囚博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

冊府元龜載此  
事云太宗曰吾  
嘗禁蓋琮於獄  
而蘊古與琮奕  
棋今復與棋好  
事理當然

當時盛怒卽令處置處上聲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卽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卽決皆須五覆奏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三按彼文他日專詔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乃下章所載也

五誤新舊史刑法志遙鑑皆作此其所以誤歟

奏諸州三覆奏乃下章所載也

上大寶箴通鑑係武德九年舊史繢古傳云上初卽位上大寶箴通鑑據之以爲武德九年八月卽位之時

興路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易大傳曰寶曰位蓋取此義箴誠也文義甚美可爲規誠其詞曰今來古往

俯察仰觀惟辟作福辟音璧君也周書箕子陳洪範之辭爲君實難孔子曰人之大

告魯定公曰爲君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宜

也有舊史蘊古禹貢曰任土作貢具僚和其所唱和去是故恐懼之心日弛傳作求於義爲土作貢卽其勝所引禹貢卽其序文恐舊史作競似音相誤因心作推恩文義頗明此蓋脫推字分恩字爲兩論當作註彼所引有異同說見本篇

史篇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人稱蹕警論者戒肅蹕者止行也

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見史篇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人稱蹕警論者戒肅蹕者止行也

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史記爲律身爲度注禹聲音應鍾律以身爲法度

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音洛後同極樂成哀欲不可縱彼此或誤

縱欲成災。曲禮曰：欲不可壯，九重於內。重平聲、楚辭縱樂不可極。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室瓊羅八珍於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熬、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臠。所食糟醍可以望十里。桀紂酒池可以運船。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夏書之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于此未或不亾。色荒，蠻夷也；禽荒，耽過敗也。荒者迷荒，謂之勿貴難得之貨。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勿聽亾國之音。詩序曰：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亾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

一饋以下淮南子之文稱史記者非

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禹饋而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於是徙其半。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漢紀高祖寬撫茲庶事，如履薄冰。大明篇曰：維仁有大度。詩小旻篇曰：戰履。履薄冰，小心翼翼翼翼。詩云：不識不識，不知不知。皇矣篇曰：不知順帝之則書曰：無偏無黨。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好惡竝去聲。倣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

員見文真

卷八 刑法

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音現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音溷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作沒此似訛。史通疏並

旒纊之解與諸解不同蓋依白虎通似失其義。

於未形，冕十有十旒、天子冠用五采藻爲旒，以藻貫耳旁，示不聽謾邪也。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貴。天下正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豈知帝

正當同本文作

天下正

四時不言

而代序

萬物無爲

而受成

豈知帝

貞老子或有作  
正者

正當同本文作

天下正

四時不言

而代序

萬物無爲

而受成

豈知帝

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戡音勦，勝也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去聲，括理體，抑揚辭令。字如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爭讀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按通鑑無與囚博戲之說，唐史張蘊古無傳事見刑法志

唐氏仲友曰：張蘊古文章鯁直之士，太宗以一時誤見濫誅，最爲可惜。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切中。帝之病，蘊古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加以切直，太宗濫殺而悔，則何益矣。

舊唐書文苑傳  
有張蘊古傳此云無者據新史

見文良

卷八

刑法

卷八

九

朱子之子當作  
氏五十當作十  
或單稱五

朱子補曰、詩三百五十篇而疾謗者六君子有七惡而以託爲直居其一自昔賢智之棄逐政治之羣才共興治功乃復容萬紀輩玷污朝列何哉房玄齡一代名相而萬紀以考選不公誣之張蘊古平反妖言而萬紀以按事不實劾之玄齡以魏徵免按而蘊古竟罹非命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其爲太宗盛德累豈少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萬紀也夫

愚按自古王霸之辨治亂之分曰德刑曰義利而己太宗知尚德而不尚刑故能拒絕封德彝法律之言知尚義而不知尚利故能斥權萬紀採銀之奏此其天資聰明最爲合於帝王之道者也夫既知其言之非矣則廢逐其人可也然德彝則任股肱之寄萬紀則居耳目之官德彝論無忌佩刀之罪置校尉於死地萬紀論好德妖言之罪陷蘊古於非辜小人深文如出一律

何太宗明於先而暗於後得於彼而失於此乎校尉以戴胄而免蘊古則遂罹極刑愚觀蘊古之箴曰欲棄而後加刑嗚呼蘊古之罪豈所謂欲棄者耶亦可哀也已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

比音與

奏決死囚雖

云五覆一下日卽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

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内五

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又手詔敕曰比來有司斷獄

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

有冤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

錄狀奏聞

見文

卷八 刑法

朱子之子當作  
氏五十當作十  
或單稱五

上章

三當作三說見

上章

三當作二新舊

史刑法志及通鑑皆作二

以下既見前章

作覆舊史亦作

覆

范氏之論唐鑑  
不見

范氏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先王重慎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安哉。

愚按易之象言刑獄者五、而議獄緩死必見於中孚者、蓋以君子者每於事於物無不用其中、於人命所繫尤見中孚之至也、獄者不得已而設、議謂必究其情也、死者不可以復生、緩謂求所以生之也、呂刑曰、固非在中、又曰、獄成而爭則中孚者誠議獄緩死之本也、太宗恤刑之詔其出於中心之誠者歟、亦近乎周官五聽三訊之遺意矣。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岷州今爲西和州、隸陝西都督

高甑生史無傳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減死徙

邊時有上言者曰、甑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畫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從去若甑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爲此也。

愚接諸葛武侯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堂堂三代之臣、此後世之所不能也、太宗以王魏爲相、以薛萬徹爲將、非所謂雖讎必賞、至若高甑生以秦府舊臣、身從百戰、一旦犯法黜之、不疑、非所謂雖親必罰歟、嗚呼、太宗之布公道、其庶幾武侯之治者乎。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惟刑恤哉虞書舜典之辭禮云爲上易事易以鼓誥之辭不以鼓爲上人之語雖不馴禮記之文固不容疑然今新舊史元龜古寫本等皆作多則當時禮記之文未可知也

長勞矣

長音掌後同禮緇衣篇之辭

夫上易事則下易知君

音扶後同

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

斯起

虞書臯陶賡歌曰庶事康哉

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

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作大此似誤

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

註疏與疎據本文當作疎與疏

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者也

與疏

疎同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

並去聲後同

或

輕重在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

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

瘢痕

瘢音盤

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

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

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

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

孔子老子申不害韓非皆戰國刑名之學

直道而行非無二點

三去聲論語曰

於申韓

申不害韓非皆戰國刑名之學

刑

法

曰當在惠下

柳下惠直道而事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入焉往而不三十點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稽之王度稽音實虧君道昔州犁上卞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與秦侵鄭楚穿封犧乃立囚曰所爭於伯州犁州犧乃立囚曰所爭謂之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子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犧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頽遇王子弱焉戊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漢張湯爲廷尉鄉上意所便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舉予監史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帝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出本傳以人臣之頗僻頗

史今漢書作吏者誤史記作史爲是

先笑易旅卦之文

聲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先笑易旅卦之音洛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後同音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聲去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

舊史皆作寡  
新或寡之誤

隋氏之府藏去聲、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  
待洛切曾何等級曾層音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大之也、  
鮮上聲、易以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  
後同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  
治不念亂、存不慮亾、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亾、自謂必不亾、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亾之所由也、可

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亾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篇之辭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幽風伐柯篇之辭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亾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亾、則存矣、知存亾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遠去聲、平聲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堯舜設誹謗之木、於五達之衢、以書

政治之追禹湯之罪已。左傳禹湯罪已。惜十家之產，  
愆失見納諫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  
受益易謙卦九三勞不自滿以招損虞書曰滿招有  
外應之千里之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  
勸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易大傳曰君子居  
千裡之外應之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  
規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  
則易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  
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  
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

文言傳當作大  
傳若繫辭傳

昭諸史傳及行  
幸篇皆作顯此  
從新史蓋由避  
中宗之諱

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文言傳釋義誠哉斯言不可  
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  
必改少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  
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史  
傳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諫曰隋惟責不  
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亾故天命陛下  
代之正當兢懼戒約柰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  
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上驚曰非公  
不聞此言退

又上疏云云

唐氏仲友曰徵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  
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卽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有  
祚好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竝行而不  
相悖無作好惡道也惟作威福權也德大而常

禮不足以賞於是乎有作福罪大而常法不足以  
誅於是乎有作威此非有司之法守而出乎人君  
之權者雖作福而德稱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  
罪宜乎誅豈作惡哉然則賞刑非不由喜怒也不  
由乎一人之私喜怒也

刑舊本作民者  
誤今清本正之  
減舊本作減者  
訛本文可見今  
從清本

愚按漢世賢良之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  
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  
遇民信也末世貴爵賞而民不勸重刑罰而姦  
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人而無信不知  
其可也其是之謂歟夫以太宗之世嘉善賞  
於君道者然而刑賞之失猶有如魏徵之言者  
豈正身之道未有以盡於己乎抑信不足以孚  
於民乎觀徵所謂欲善之志不減而改過之心  
少虧其未能正於己而信於民者可想而知已雖  
然徵之疏必諄諄以隋爲戒若致儆於庸君常

十惡卽隋文所

置謀反至內亂  
之十條被下之  
刺當作御通鑑  
作御

貞觀十四年戴州濟北地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

主之前者亦猶賈山於漢而借秦爲喻之意憂  
治危明之心也若徵者可謂忠愛其君者矣  
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爲巨惡盜跖莊  
以爲柳下惠之弟夫以扶聲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  
名跡而爲大盜夫音平聲去上今遣刺史化  
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去上今遣刺史化  
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平聲同緣此皆被貶  
降或恐遞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  
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姦惡

愚按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謂政刑之不如德禮也蓋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後世之爲治者德禮有愧教化不先非惟德禮不能使民有恥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無恥矣甚而至於罪麗于十惡尚忍言之哉然究厥本原則承流宣化坐罪宜也而遂至於遞相掩蔽罪人斯失反以長姦容慝遂使麗于十惡者乃得全身於覆載之間而可乎哉太宗不坐刺史但令明加糾察以正其罪蓋深有以知其弊而不得不不然也司牧民者其亦於德禮政刑而知本末先後哉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

貝州人武德初上言三十事帝曰

可謂諱臣矣貞觀中拜御史累遷大理卿

曰夫作甲者扶音欲其堅恐人

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存利在稱職故也稱去聲朕常聞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唐氏仲友曰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固賞損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三代而欽恤之意

形矣惜哉後世之不能守也

愚按漢景帝之詔有曰欲令理獄者務先寬又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罪者不服姦法爲暴甚無謂也諸獄雖疑若文致於法而罪人心不厭者則讞之誠後主之所當知也太宗謂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

貞觀政要

卷八

十七

深宜禁止務在寬平斯言也與景帝之詔同二  
仁心也史臣俱以刑措美之立哉蓋寬則矜恕  
可得其情急則殘忍有失其情者矣然寬非縱  
弛之謂也寬而流於縱弛則幸免者有焉今日  
務在寬平則平若持衡輕重不失矣罪在於輕  
而從輕罪在於重而從重此平也實寬之所致  
也則寬平者實明刑之典要歟

赦令第三十二 凡四

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  
智者不肯爲惡愚人好犯憲章好去聲凡赦宥之恩惟  
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  
赦善人暗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稂莠音郎酉草之害稼者惠姦

舊史通鑑唐鑑  
皆係二年

宄者賊良人宄音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周書康誥  
又蜀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之後三十國時繼漢統都蜀嘗謂諸葛亮  
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元方名紀康成名玄竝後漢人每見  
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曾音層故諸葛亮理蜀  
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數音溯後同卒至  
傾敗卒子聿切夫謀小仁者夫音扶太仁之賊故我有天下  
已來絕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  
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范氏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  
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

治唐鑄作政此或誤

而措刑不亦疎乎而人君每以赦爲推恩  
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馬氏存曰先王以教而化民以刑而禁民不幸或  
陷於憲綱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肆赦之蓋赦者聖人以之宥過也可以行而不行  
則傷乎仁不可以行而行之則失乎義故世之議  
者或以宜疎而不宜數或以宜數而不宜疎是疎  
者太簡數者太繁蓋惟當語其當否而不論其疎  
數也故周官三宥三赦之法曰不識曰過失曰遺  
忘以爲宥之可用止於如此曰幼弱曰老耄曰憲  
愚則以爲赦之可行止於如此由是觀之赦宥之  
法當其時而用之則爲天下之利不當其時而用  
之則爲天下之害故魯肆大眚春秋譏之管仲亦  
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宥者小  
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以爲天下之民知赦之  
福而不知無赦之爲福是亦譏其赦之大者乎  
愚按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遇誤也災不  
幸也故肆赦之怙有恃也終再犯也故賊刑之

此聖人用法之權衡而忠厚之意寓於其間未  
聞不擇罪之輕重而悉赦之也易曰雷雨作解  
君子以赦過宥罪雷動而雨作天澤所施溥矣  
而曰赦過宥罪過之小者赦釋之罪之大者寬  
宥之而已亦非謂不擇罪之大小而悉赦之也  
故春秋莊公之世肆大眚聖人以爲非常之事  
書之於經正以其非古也自是而赦令數矣然  
或者因天下有非常之事與夫凶荒流離之後  
盜賊垢汚之餘於是又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不  
得已而用之猶云可也否則雖足以見仁惠而  
未免所謂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矣爲人上  
者操刑賞之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  
宜必赦過宥罪而不可數要爲得中也太宗謂  
絶不放赦而四海安寧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其  
深有見於治道者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

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若欲出罪卽引輕條若欲入罪卽引重條數變法者湖數音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命平母使互文通無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易渙卦九五爻辭且漢祖日不暇言發號施令施平聲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周書周官之辭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爲永式

弗惟之惟舊本  
作爲者誤今從  
清本即書文

愚按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殺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之以律律之書凡十二篇所以使民遷善遠罪而無犯也皆太宗詔房玄齡等與法司因隋之舊而更定增損多降重爲輕迄貞觀用之無所變改夫律令格式皆所以用法也太宗謂貴簡約貴中常定此最爲知法意者夫不簡約則出入輕重吏因之而作弊不常定則朝行夕改民莫知所信從太宗取則於蕭何畫一之法而不輕於數變法必須審定以爲永式能致刑措實由此也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承乾啓后曰醫藥備盡今尊體不瘳音抽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愈也

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  
非爲惡者、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  
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爲理體之弊、豈以  
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按通鑑、貞觀九年、長孫皇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擐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甚、太子曰、云云、后曰、云云、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爲之赦、后固止之。

唐氏仲友曰、天啓興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馬、有古后妃之美、無後世后妃之失、太宗謂、內良佐、信夫。

愚按三代興王之主、無不內有賢助以協成至治、任姒邑姜、其表表於經傳者、爲天下母儀之所取則焉、若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經無僅有者也、馬鄧不足以儕之矣、遇危疾而不以肆赦、徼福非卓然有見、何以能茲不幸、而弗登者、艾、宜、太宗有失、內良佐之嘆也、天假之年、使之擁佑於高宗之世、則庶幾其遏禍亂之萌乎、此可爲深悲也。

貢賦第三十三 凡五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使去聲、唐制、諸州奉貢物、入京者謂之朝集使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當去聲都督刺史比音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意外求、更相倣效、更平聲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此

意當作竟戈按可見

弊不得更然

愚按夏書載禹平水土之績而以貢名篇貢者下獻上之名水土未平何由定貢書以貢名見地平天成之功也然曰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土之所用而悉貢也禹貢一書其所貢者皆服役器用之常宗廟朝廷之不可闕者非徒奉人耳目心志之所欲也而唐之刺史至於越境求物更相倣倣亦由國無定制使踰越於常度之外太宗深懲而力革其弊誠王者之先務也

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林數

使去聲令平聲拔通

鑑貞觀五年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鸚

鵡魏徵以爲不泣受上喜而歸之

愚按周書載召公戒武王之言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其後穆王得白狼

異當作奇

裴氏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皆作北此似誤

貞觀十二年疎勒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疎勒距

長安九千里餘王姓鑑

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

林邑白鸚鵡之獻可謂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鑑

後世之失矣

貞觀十二年疎勒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疎勒距

長安九千里餘王姓鑑

裴氏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皆作北此似誤

貞觀十二年疎勒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疎勒距

長安九千里餘王姓鑑

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

林邑白鸚鵡之獻可謂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鑑

後世之失矣

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安南之外皆作北此似誤

裴氏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皆作北此似誤

貞觀十二年疎勒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疎勒距

長安九千里餘王姓鑑

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

林邑白鸚鵡之獻可謂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鑑

後世之失矣

天下拓定邊方者拓音平幾平朕提三尺劒以定四

海遠夷率服億兆乂安自謂不滅二主也然二主末

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亾，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其進諛言，則國之危亾，可立而待也。按通鑑係貞觀九年十一月

唐氏仲友曰：太宗因四夷之賓，而以秦皇漢武，自微求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惜哉玄齡無杜漸之言，俾進乎帝王保治之道也。

愚按：昔武王克商，西旅底貢厥彝。太保作旅彝，用訓于王，而致慎德之戒。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主，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太宗因四夷之賓，以秦皇漢武自微，以求言而當時大臣雖不聞有如太保作書之訓，然自懷危亾，不敢懈怠，有合於夙夜罔或不勤之言，庶幾乎帝王保治之道矣。

九誤今係十年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高麗官名，其職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立，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官。蓋金自云生水，中故姓泉氏。

遣使去聲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東方之夷有九種：一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辰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都，都當作鄙

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東之人。爲去聲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宋春秋時國名，閭當有督字，戴公遺魯君以郜鼎，遺去聲魯君桓公名軌，郜鼎孫也。郜國所造器，故繫名於郜。公受之於太廟。大音泰，後同。太廟周公之廟也。臧哀伯魯大夫臧諫，

公受之於太廟。大音泰，後同。太廟周公之廟也。臧哀伯魯大夫臧諫，

貞觀政要

卷八

貢賦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鼎也武王克商乃義士猶或非之蓋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夷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大廟其若之何事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襄公與夷以郜鼎賂公故遂相宋公四月取郜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云云扶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將何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按通鑑太宗又謂高麗使者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讐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太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太理

唐氏仲友曰名其爲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固深忿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未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會宜其從之之速也

愚按褚遂良援古證今諫太宗卻莫離支之獻則善矣而不能因以消其忿兵顯武之心而其諫辭與太宗意會卒成遼水之征惜哉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藏去聲高及莫離支蓋蘇文

蓋音盍高麗臣名金蓋蘇文既弑其王武於是專擅國事其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上馬出行必整隊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逃不避坑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遣使去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

竝却還之本國

按通鑑係貞觀二十年

愚按周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未聞以美女爲貢者也。適足以亂人之國而已矣。昔紂受閼天美女之獻、而西伯興、魯受齊人女樂之歸、而孔子行、蓋自古臣下之詭計、列國之陰謀、未有不下以女子爲間、使之先有以惑其耳目、移其心志、或乘隙以沮敗其所爲、或遂中以不測之禍、可不慎哉。高麗美女之貢、夫豈不爲是邪、況當興師致討之時乎。太宗還之、謂不欲傷其心、固仁惻之意、亦豈非有見於此邪、若太宗其可謂賢君也已。

辯興亾第三十四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從容從卽容切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

左依唐史當作

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爲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武曰伐紂、諸侯會孟津者八百餘國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旣克殷、務弘仁義、秦旣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茲乎。

愚按太宗君臣嘗論創業守成孰難、玄齡以創業爲難、魏徵以守成爲難、夫創業者、旣往之事、守成者、方來之事也、與其追論於旣往、曷若致力於方來者、爲有益乎、他日與羣臣論周秦運祚長短之由、蕭瑀之言、卽創業之事、太宗之言、卽守成之事也、夫所貴乎君臣之間、講論古今、

更見文集

卷八 辯興亾

飢清本作饑

者欲其反之於己而推之於治也取天下之事太宗既已身親之矣方當卽位之初所宜監秦之所以失效周之所以得庶乎如周祚之長不至如秦祚之短也嗚呼太宗之言可謂能切己近思者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太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平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sub>比音</sub>計天下儲積得供<sub>供平</sub>五六十<sub>年</sub>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恃此富饒所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辭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畜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愚按古者三十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蓄積者所以爲民非爲君也百姓足孰與不足聖經所以垂訓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所以言於漢文帝之時也蓋蓄積固有國之先務也至於蓄積豐富侈心一生貫朽粟陳不足以供排山倒海之欲非惟無可以養民且至於厲民矣太宗謂但使倉廩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此得古人制國用之意良足取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

昔啓人本突厥，啓民可汗也。食  
帛大興士卒，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彊富，子孫不  
利破之閒舊史，突厥傳有兄弟，之所屠戮今頡脫古寫本作畢，理當然。

思念報德，纔至失脫，卽起兵圍煬帝於鴈門。郡名，今爲代州。腹裏及隋國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竝爲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羣

利之九字文義，始通此脫可知。

至疑致之誤，撫存啓民，而煬帝有鴈門之圍，出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文王之伐獮狁，止於城已，曷嘗盡欲郡縣其地，而臣妾其人哉？後世不明華夷之辨，務爲懷遠之圖，適以自遺患而已矣。故漢宣扶立呼韓而建武多北邊之擾，隋文

臣咸曰：誠如聖旨。

愚據三代之待夷狄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不能以三代爲法，故也。可不戒哉？

貞觀九年，北蕃

北突厥之國

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

羊馬竝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竝其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爲，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名斯，晉卿桓子之子，爲諸侯。問李克戰國時人。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並音後同。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

桓子之子據史記通鑑等皆爲

問李克戰國時人。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

克曰：數戰數勝。數並音後同。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

亾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亾之道，太宗深然之。

愚按大雪人饑、羊馬竝死，突厥將亾之徵也。太宗不以此論其必亾，而以不任忠良、不憂百姓，知其必亾，可謂善觀人之國矣。然魏徵論吳亾之事，則又有深意焉。蓋頡利固數戰數勝者也，太宗自起兵以來，亦豈非數戰數勝者乎？觀頡利之亾，亦可惕然而懼矣。厥後太宗既老，而復興高麗之師，殆近於李克之所論者。太宗固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豈不信哉？」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亾國之主，爲惡多相類也。齊主齊後主也，名緯，世祖之子，深好奢侈，好去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去聲朕常謂

若清本作魏秦議與此同  
此猶如餓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亾。齊主卽是也。然天元後周宣帝，名天元，自稱天元，齊主若爲優劣，徵對曰：「二主亾國雖同，其行則別。」

皇帝齊主，若爲優劣，徵對曰：「二主亾國雖同，其行則別。」  
行去齊主，懷弱懦與同，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亾滅。

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己，亾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爲劣。舊本、此章重出，奢縱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詩曰：殷鑒不遠，柱夏后之世。又曰：「宜鑒于殷。」峻命不易，夫殷之鑒以夏，周之鑒以殷，太宗以開基之明君，而能以亾國之庸君爲鑒，可謂知所鑒矣。其得爲寡過也，宜哉。至論周齊之君，孰優，魏徵以齊主爲劣，愚觀周子之書，有剛惡柔惡之說，然則天元其剛惡，齊主其柔惡歟？剛

見文良

卷八 興亾

柔雖異人國則一政  
未易以優劣論也

貞觀政要卷第八 終

2 3 '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9 |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20 1 2 3 4 5 6 7 8 9 130 1 2

